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爭國本

神宗萬曆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頒詔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為貴妃

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早建太子所以

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于茲矣即今麟

趾益斯方與未艾正名定分宜在手茲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日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鮭賢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亦調外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爲冊封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



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耶刑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生子卽有皇貴妃之封貴妃能得之於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朝陽典史御史孫維城楊紹程請定儲位俱奪俸禮部侍郎沈鯉奏宜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冊立行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爲其父請卹典援中官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上命予墳價五百兩

十五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王三餘御史何倬鍾化
民王慎德各奏建儲不報輔臣請建儲封王令侯皆
行

十六年六月山西道御史陳登雲請冊立東宮且罪
鄭承憲驕橫之狀不報

十八年春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國
王錫爵王家屏於西室以冊立東宮係宗社計請上
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
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輔臣

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頷
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
子來與先生一見輔臣還至宮門內有頤皇長子皇
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長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
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
表岐嶷非凡仰見皇上冒後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
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
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
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

去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遂于引皇長子至膠
前撫摩歡惜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
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 十月吏
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羣臣合疏請冊立
東宮上怒下旨奪俸輔臣申時行引疾乞休王家屏
居中調之士意稍解以鄭國泰請冊立疏示羣臣傳
論建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臣無復奏議如有復
請直踰十五歲

十九年冬十月閣部大臣合疏請建東宮先是建儲
事既奉上旨申時行與同官約遵守稍需一歲每諸
司接見亦以此告之故辛卯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
者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時行方在
告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不一言可
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上時行聞之大愕別具
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
密揭皆留中而是疏與諸疏同發禮科羅大紘遂上
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
上怒杖正賓削大紘籍 十二月輔臣王家屏乞明

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銷壻幃牽制之私不報
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
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給事鍾羽
正何弘緒陳尚象李固策丁懋遜吳之佳楊其休葉
初春御史錢一本鄒德泳賈名儒陳禹謨王事董嗣
成交章申救削籍降調有差科臣孟養浩疏最後上
加杖一百家屏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章
嘉禎等廷推家屏忠愛不宜廢置請召還上怒憲成
削籍嘉禎謫羅定州州判十一月禮部尚書李長

春屢請冊立疏十有四不報尋罷去

二十一年春正月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
東宮曰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所阻皇上
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器寂然蓋皆
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
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
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
報云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
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

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論工部郎中岳元聲謂科臣張貞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乃錫爵密進者元聲復詣禮部郎中陳大來家兵科給事許弘綱禮部

郎中于孔兼皆在弘綱以屬元聲元聲曰我方論錫爵若言謂有成心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爲後勁可也弘綱不允元聲遂歸草疏適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青年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中官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中官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之錫爵錫爵

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厭中外之人心。光祿少卿徐傑署丞。王學曾郎中。陳泰來于孔兼疏。繼上。上怒。如堅維京謫戍。傑學曾等爲民。而元聲允成。納陞得寬。旨然。並封。旨竟如故。元聲與允成。納陞泰來。孔兼暨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面詰錫爵于朝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宮待嫡之例。鳳儀語稍遜。元聲厲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霽。衆欲出。元聲曰。大事未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

以廷臣相迫。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卽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唯。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爲杞憂。以公苦心。疑爲集苑。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將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悔其迹。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

公容或壞公事。賸公功而罪公。爲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爽然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秘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咏摘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爲太子。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爲無

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公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二月輔臣王錫爵復疏。冊立上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復疏爭之。畧曰。皇上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聖王從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

慮及千萬世之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從來所未聞。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不允，尋降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于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爲民。八月，王錫爵以星變言天以皇上爲子，皇上以太子爲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禳禳第一議，莫如冊立上慰答之。十一月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皇上

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心。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十二月，輔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云：哀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着常服出講。

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侍郎馮琦進儀注，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

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給事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
削籍謫戍先是庚寅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閩範圖誌
鄭國泰重刻之增刊后妃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
科臣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逢迎掖庭苑枯之
形已分語侵貴妃樊玉衡前疏皇長子冊立中亦有
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
泣訴于上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爲一書
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
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等名曰憂危竑議者戚黨疑

其書出土衡手張位教之鄭承恩遂上疏力辯并奏
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日爲二衡以激聖怒欲併
殺張位上怒甚二臣謫戍六月御史趙之翰以憂
危竑議爲戴士衡偽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徐作劉楚
先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也中旨禮部右侍郎劉楚
先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罷國子祭酒劉應秋降調
吏科左給事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俱謫典史張
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利罷去命值赦不宥
二十八年春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請先皇長子冊

立而後冠禮可致祝婚禮可致醮大學士沈一貫請
皇長子冠婚不報。三月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等
乞行皇長子三禮不報。已巳移皇長子慈慶宮再諭
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續擾。夏四月刑部主事
謝廷讚請冊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戊寅沈一貫密
揭請撰勅上報曰謝廷讚狂妄少待之俾天下臣民
曉然知出自朕心。秋七月癸卯諭皇長子清弱大
禮稍俟之百官毋沽名煩聒。冬十月乙酉諭內閣
來春冊儲庚子工利都給事王德完言臣入京數月

道路相傳中官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阽危不保臣
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
臣羨哀盡却坐之事祈皇上眷顧中宮止輦虛受臣
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
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十一月戚臣鄭國
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
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有背恐釀無窮
之禍不報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噤甚講
官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喝班役取火

禦寒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罪。
二十九年五月丙午。戚臣鄭國泰請冊儲冠婚。奪俸。
戊申。禮科右給事楊天民。王士昌等請立儲。俱謫貴。
州典史御史周盤等疏救奪俸。八月甲午。沈一貫
上言詩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其子孫之多。又曰。釐
爾士女。從以孫子。願酬淑媛。而生賢子孫也。斯干之
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新
官也。繼曰。吉宴維何。維熊維熊。男子之祥。言吉祥善

事當生聖子。神孫無窮也。今稱觴萬壽。兩宮落成。在
廷同祝。而啓天之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
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禮必備。其儀推念真情。不如
早諧伉儷之爲。適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
遂合飴弄曾孫之爲樂。乞今年先皇長子大禮。明春
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
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俟。卽日行之。冬十
月乙亥。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冊立。沈一貫封還聖
諭。力言不可。十五日巳卯。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暨

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在籍輔
臣申時行王錫爵知之壬辰皇太子加冠福瑞諸王
俱冠

三十年春正月丁巳增東宮官屬己未福王暫講武
英殿西廡二月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上引疾免賀
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有蜚語曰續憂危竝議凡三
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
易之意其特用朱廣賡者更也內外官附廢者文則
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璋總督李汝御史張養志

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
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
夕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他日
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
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于衢
巷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廣賡得于私
宅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
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
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

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喬應申、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謗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監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正域輔臣沈鯉，門生也。鯉素踴躍，尤負望，供天啓聖聰牌于閣人，則禮之時，開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懌，正域放歸，待凍潞河之楊村，聞問不絕。一貫益側目。十二月壬午，給事錢夢臯直指正域併

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僑醫吳江沈令譽多貴遊，丕揚巡城跡捕之，搜得楚王摺華越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驥書，以玉立起官上驥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荆門胡化首渠縣訓導阮明卿撰妖書，廉問無據，而明卿爲夢臯姻故，夢臯首攻正域，疏中稱沈令譽郭氏之食客，胡化同鄉之年友，當亟訊奸黨，治正域罪。次輔沈鯉屢爲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小事。」舉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動人心，虧損聖德等語，回互隱

伏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于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媪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等、同沈令譽、下詔獄、考訊無所得、邏校且環逼、鯉即迫脅、不堪、皇太子遣閹人語閣臣曰、先主輩容我、乞全部侍郎、會都察院溫純、上書訟之、唐文獻陶望齡先後詣沈、一貫爲解、陳矩亦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于玉立、以詞連、落職、錦衣都督王之禎、千戶王名世等、首錦衣都督周嘉慶、下東

廠、會鞫、閹門慘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爲嘉慶外父、拷訊時、不忍、慘視、起入中堂、上聞而惡之、罷戴歸、命錦衣嚴鞫、沈一貫朱廢、請寬疑獄、沈鯉亦上章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鯉表其母崔德、緝順天黜生、敏生、光弁其子、其婦趙氏、陳氏、鞠之、生光性險賊、善脅人、金坐譴戍大同、赦歸、終不悛、猶脅鄭國泰家、方廷訊時、丕揚等皆欲坐、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爲誓、沈裕厲聲折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

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刑部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輔臣賡謂卽此可以具獄廢以語一貫事得稍解

三十二年夏四月乙酉提督東廠司禮太監陳矩上妖書獄移噉生光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矩素清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爲多壬寅噉生光磔于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之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趙士順後士頑疾篤自言之肉碎落如磔

三十九年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妃雖生皇太子失寵目眚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尚閉挾鑰而入如手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

四十年冬十月閣臣葉向高請福王之國報明年春舉行

四十一年春正月禮部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不報四月兵部尚書王象乾復請之上曰親王之國祖制在春今踰期矣其明年春舉行五月辛未葉向高言

福王之國奉旨明春舉行項復以莊田四萬頃責撫
按如田項足而後行則之國何日聖諭明春舉行亦
寧可必哉福王奏稱祖制謂祖訓有之乎會典有之
乎累朝之功令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
景府則自景府而前莊田並未出數千頃外獨景府
踰制皇祖一時失聽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自
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爲可久鄭莊愛太叔段爲
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臣
不勝忠愛之念不得不明言之六月己丑錦衣衛

百戶王日乾許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官中內侍姜
龐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呪皇太子刊本像聖母
皇上鈞其目又約心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
多涉謬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叅疏與日乾
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請張至
此此大類往年妖書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
法司其情立見皇太子聖訓勿爲所動動則滋擾上
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遣取閣
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

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叅日乾下之獄踰年而挺擊
之獄興詳三案

四十二年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

四十三年二月南京御史汪有功言福府內侍李進
忠擅祭告孝陵不報 秋七月太常寺少卿史孟麟
請冊立皇太孫請兩淮鹽運判官

四十四年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閣講學蓋曠期十二
年

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賢而多病國本之

論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羣疑上意在后病不
可知貴妃即可爲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高后以賢
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貴妃竟不
進位 上不豫右諭德張鶴上言皇上起居靜攝皇
太子執禮之暇時親左右皇長孫少成之氣娛樂庭
除旣足寬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
背嚴父孤單惟兒孫繞膝可開眉宇雖天子不同民
間而骨肉應無二理七月時上衰疾久皇太子希得
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請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

疾卽入門左右不敢傳兵科給事中楊漣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今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曰潞公不訶史志驄乎此何時尚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弘德殿尋出日已旰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卽夜毋

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卽日上崩遺命封貴妃鄭氏爲皇后

泰昌元年卽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光宗旣踐祚遺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詔于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

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母恐
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
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世將爲盛代典
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
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
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命從之

谷應泰曰光宗本恭妃所產神皇之元子也恭
妃無寵擅寵者鄭貴妃耳乃自萬曆十四年輔
臣申時行以建儲爲請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

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難也語云
貴夫人愛孺子又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苑之
勢旣形金玦之寒斯劇羽翼孝惠者少樹功舒
王者多而青宮一席尚忍言哉乃自以李國本
獲譴者禮垣羅大紘中書黃正賓也又給事李
獻可尚書李春長輩或杖或戍一鳴輒斥甚至
九臣面詰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勤加
激擾之名蓋籍天下之口不特不欲建儲也因
儲禮之不舉而婚冠愆期曠不豫教其後乃令

三王並封。又欲二王並講。女戎伏妖。蓋若是其
忍乎。夫易稱長子主器。記美一人元良。重光重
潤。自古樂之。而神宗乃以正天倫之語爲不人
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罰示威。則有物以蔽之也。
究之前星之耀。漸朗摘瓜之謀不行。論者以諸
臣靜聽。則蚤且觀成。予則以諸臣力爭。故久而
克定也。方鄭妃盛年。神宗固嘗許以立愛矣。而
言者紛紜。格不得發。始則譴靜臣以快宮闈。終
亦未必不援朝論以謝嬖倖。始則欲以神器之

重。醉晏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閨之睚。廢天下
之公。如是則王家屏之封。還御批李騰芳之上
書。執政斷當以口舌爭之者也。已而妖書反間
詎。呪橫行。緹校勾攝。紛然四出。與漢治巫蠱。何
異。嗚呼。王之頑。猶江充也。四明猶公孫賀也。卽
不株累東宮。而含沙射人。寧有幸乎。幸生光。詎
服得弛。羅織設事。更蔓荒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都人士。寧得安枕。臥耶。比太子旣建。而禁不出。
閣者。又十二年至。史孟麟請冊皇太孫。猶加降

請焉蓋神宗怒未怠已

女及收景限王寒其之桂嬰時李劉苦之士
直。物。是。年。之。變。喪。亦。不。始。以。其。國。之。烈。烈。天。平。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第

男

際辰

訂

三案

神宗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
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
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
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

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
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
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
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乙卯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
萬倉燒差柴草氣憤于四月內來京妻赴朝聲冤從
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給曰爾無
憑據如何進爾拿槓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
差日夜氣忿矢志顛狂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拿聚木

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官門首打傷
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
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
采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未至新犯張差見其年
壯力強非風顛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死罷
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饑死卽置飯差前差見飯低
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
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季
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

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聚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官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招有栢木棍琉璃棍棍多人眾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噉之以飲食始欲默欲語中多疑似願皇上縛寇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

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

書官何施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長之庸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

彼三老三大互為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于何所變豈無因警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

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于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姦賊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爲移文。薊州踪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顛二字。定爲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陞。夢龍鄒紹先曾曰。唯趙曾橫勞。永嘉王之案。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馮三舅各二道。李外父各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官中撞一箇打一箇。打小爺。映也有着。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疑突入慈慶宮。寧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

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官中撞一箇打一箇。打小爺。映也有着。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疑突入慈慶宮。寧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

主事王之宗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法
官聞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
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疏留中。閣臣促之上。
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養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
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奸徒張差持挺闖入青
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
根本。豈不深憂。已傳內官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
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克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

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
回文以上。至申上再論。法司嚴刑鞠密。速正典刑。時
語多涉戚臣。鄰國奉國奉出。出自白。給事中何士晉
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晚克鋒等語。特借此
發端。以明犯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
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奉主謀。此時張差之
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奉豈不能從容少待。
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
官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

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身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即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惟笑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道或陰縱張差使口滅則疑後生疑將或實事惟有審處以消後嗣不報不西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從御史劉先德請也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

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後至御前叩頭上連呼曰前來羣臣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朝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癩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間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招情止將本

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御史劉先復跪于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先復對先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先復不聞仍申前說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之挾杖交下上戒無亂殿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哲等叩頭言臣無知妄言望霽天成怒稍解乃以手

紉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
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旣已至
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
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論曰朕諸孫俱已
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
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
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
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
太子語否又述東官言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閣者令續到官皆放進無阻以故後來者踵
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
問曰爾等俱見否衆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
張差于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于文華
門前鞠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
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語俱轉展不招方審問東宮
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
別物其情實係風潮誤入宮闈打倒內寺罪所不赦
後招出龐保劉成木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

欲謀害本宮于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于差
故肆行報覆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
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
其誣舉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况姓名不
同當以讐誣于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木
官陰隲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審馬三道李守才孔
道以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管從之尋
斃龐保劉成于內庭王之案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
浚所糾部處閑住中旨特黜爲民補何士晉于外著

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既而釋
光復于獄

熹宗天啓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光緒上言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
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構煽每
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准
上爲阱羅除旣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挺
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探黃花山圍聚之
逆謀二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栢木棍之

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心賊日此時稍有人心謂
宜詩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爲用
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
首捏風癩以爲張本司官望風承旨曲意偏護改黨
內爲教內都頭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
復割去致張差以首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獨死竟
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宗懼爲赤族之誅明言入告
而諸奸恨不附已巧借察典追奪誥命主事李倅聲
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張廷

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大計黜去。嗟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借風癩漏獄詞者有罪。抒公憤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當罪。則張差當賞矣。况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先帝請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戮奸監凡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風癩二字。無所歸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耳。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

國孤踪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為忘身殉國之勸。若傍侍有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此案于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棄擲。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案本無罪。而諸臣強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強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則為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上。可其奏。

二年二月刑部主事王之宋上言乙卯之變先帝安
危在於呼吸、鄭國泰私結劉延元劉光復姚宗文等
無復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爲國、國泰雖死、法應
開棺斷尸、僂其族、赭其官、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
總之用藥之方、卽通問之術、通問之術、卽誣擊之謀、
向使張差事發、窮究根株、今日之虛受、惟文昇敢復
爾哉、長安公論有曰、風癩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
延元評延元也、音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
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謀、謀勢緩而促之藥、

是昇之藥、係于差之棍、是受之書、烈于哲之書也、張
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
皇上孤立于朝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風癩者也、
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
倭、評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
允風癩、後寬奸宄、勞永加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
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等、筆招有東邊一起、幹
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
永加言不及究、紅封殺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

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糧粟者也
也應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
有人心者以堂官對眾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
公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上未
問五月御史馬逢臯給事中張鵬雲交章劾劉廷光
吏部尚書張問遂覆奏廷元倡論保奸降調
五年春正月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王之案倖功
蹟蹟証皇祖預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又曰從來
君臣父子之間聞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

不思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
是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挺而危于之案之一
派也即碎之案之骨豈足贖哉疏入削之案籍
五月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起用
王之案逮訊追賊之案竟以重譴死

夏允彝曰挺擊之事主之案所詢張差其言甚恣
刑部各司官會鞠時亦多相合于是舉朝噴然以
為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
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

且拜且泣。上亦掩泣爲鑑。二璫以解而攻東林者。言上于貴妃盛時曾許以立愛。晚而媿言之不。也。因勸貴妃廣修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祠二璫以爲碑。弄甚多。不若置窰自造。利甚。奢。民多鬻新于璫者。張差賣田買薪亦往市于璫。士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士人于璫。璫復嚴責差。差以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事亦不可知。然東官雖侍衛蕭條。何至便外人闖入。請罪危言之。使東官免意外之虞。

○慮○漸○斷○不○可○少○顧○事○曠○官○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藩○度○能○得○之○于○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光○宗○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彼○劉○廷○元○韓○汝○輩○必○斥○遂○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與○

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踐祚先是七月光宗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爲皇后命禮部查例鄭貴妃進美女四人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聖等診

視丁巳上方疾。值門視事。聖容頓減。已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狀。得聞辛酉上不視朝。輔臣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曰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旨乙丑鄭養性請收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允之。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之故。給事中楊漣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

日。董幾于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與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益其悞藥之奸。蔓掩外庭。攻摘也。如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內。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薑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宜兵科楊漣。并召輔臣方從哲。劉一璟。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

如游黃嘉善黃克績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
御史顧隨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既入上目視漣久
之各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幸未
再召見羣臣于乾清宮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皇長
子侍立上命諸臣前連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從哲等
請皇長子移宮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請慎醫藥上
曰十餘日不進矣久之又諭冊封李選侍諸臣退二
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諸臣等于乾清宮仍諭冊立皇
貴妃從哲等以冊儲原旨明宜改近蚤竣吉典以慰

聖懷上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
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則自指曰是朕壽宮諸臣
言聖壽無疆何遠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因闕有湯
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
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
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趨和藥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
受上喜稱思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埃少項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
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巳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

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復何狀
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
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中外藉藉以李可灼
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
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
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
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
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
之症幾何不速之逝乎然醫有不精猶可藉口臣獨

惜其膽之大也以中外危殆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藥
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
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
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荐庸醫之罪亦不可不知
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善而荐之不可言也疏入
乃改票罪俸一年而議者譴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
往歲張差之變操權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
優容未盡厥罪故文具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具以
謝九廟臣非謂誅一文具遂足以申國憲而消逆萌

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志。何所憚而不爲也。從哲擬旨。下司禮監。于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王午給事中惠世揚劾秦輔臣方從哲言。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體色藏劍。且以因緣近侍之故。欺抗先聖母。行其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味。夜半密約封妃。不得估若。

乾清是視登極爲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禁。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心。必如曲庇律之趙眉。許世子何辭。弑君之罪。無君當誅者。三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請宥醫藥奸黨。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御史焦源溥請誅崔文昇。

十月丁卯御史傅宗龍馬逢臯李希孔交章請誅崔文昇。

二年夏四月光祿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

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
平人者死况至尊乎陛下不卽誅僂僅止斥逐今文
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
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主謀受鄭氏人不可掩
也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
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
皇考賓天雖係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邸報有鴻
臚寺官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
所進凡進御藥太醫院官呈方簡明恐致失誤可灼

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
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
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可冠
次也而乃晏然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
豈以已實荐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
可忍乎臣聞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
難免弑之實卽忠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
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

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明不聞有楚歌楚舞啼噓之態。卽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微幸而突傳此旨。觀禮部疏云：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惡，若非禮部執爭，諸利道力責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謀立皇后，貽社稷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尊諡稱恭皇帝。夫宋之恭端將亡，哀主晉主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爲恭。

帝皇祖四十八年，平倭平播平寧夏，豈無他懿美可稱，而比降王連齋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詎見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事。卽劉遜、李進忠、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爲從哲實教之。從哲卽未肯承，然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任婦寺之縱橫，忍冲主之枉捏，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極慎重之。

事反覺勇猛直前。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其攀援也。毋畏忌諱。忌諱其布置也。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卽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矣。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恃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舟過南中。諸士縉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

心之注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諸臣口說到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卽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好之典。無以解人之疑。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將祖宗懽風沐雨一片東方。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鈞。而使先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投林

一世耻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口。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隆禮舊輔。未必能毅然立降。諸輔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也。臣讀學士公鶴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官者。為小人不言東官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

臣不知忌諱為先帝計。為陛下萬壽無疆計。為天下萬世君臣計。為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疏入。方從哲上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時九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魏大中速之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實回報。何以迄今未奏也。益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寧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朔日。自前日之挺不申。而圖所以申者百端。至藏醢毒於女謁。俟元精耗損。德

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樂以純火之鉛。先帝彌留
而不起矣。然則張差、雀文昇諸人，先帝之賊也。自乙
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何以迄今未
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賜，獎可灼以忠
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雀文昇者代為
委之於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
膽，所羽翼之賢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吟之堯舜，
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
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關入

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秦之意也。投劑益疾，其雀
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
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
黨賊者何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
意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
之藥不合之雀文昇，不備雀文昇之逆，不逆之張差，
不明鄭國秦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
不悉雀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
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

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時先後彈者主事王之
宗劉宗潤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樞御史吳姓薛
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臯謨江日彩張慎言會
議駁正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陳
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
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君相周起
元田生金柄景滿朝薦熊朋遇黃龍光太常少卿高
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允儀劉徽李玄
等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

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皇考宜召於乾清宮輔臣
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
慎重未敢決又宣臣等進宮內跪御榻前論臣等輔
皇上爲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何在可灼至視疾進
紅丸少頃又進一丸至申聞聖體服藥後微汗身覺
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臣等所共見聞者是時輔
臣視皇考之疾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忍
輕言但以我皇上之身可灼輕進嘗試從哲未能力

止九卿與輔臣并候於宮門內亦未能力止諸臣均有罪焉至於可灼之處分中外共痛之憾之乃臺臣王安舜上疏力爭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於辨曉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臣等謂臺知輔臣之請爲法任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至於選待欲垂簾聽政吏部九卿公疏請發官科道專疏請發官皇上允其奏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毅然

爲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乾清何地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皇上登極還宮何哉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希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卽勅行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逮文昇於法司從重究擬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釋輔臣之心可以明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

南京是時與從哲合者刑部尚書黃克績詹事公鼎
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李可灼遣
戊

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戊 十一月尚寶司少卿劉志
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不賞藥之說妄疑先
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計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
其始并侵及葉向高張問達命宜付史館

懷宗崇禎元年三月太監崔文昇下獄戊南京初魏
忠賢擅權復以文昇督漕運至是敗

谷應泰曰光宗方諒聞鞫哀勞毀瘁而官中
巧相蠱惑更進文九於是罷免常朝輒脚致疾
一月之內玉几再憑梓宮兩吳嗚呼斯亦皇家
之不幸也考其時提督御藥房橫加攻泄者內
侍崔文昇也泊乎疾漸彌留氣息纔屬而玉椀
初調金甌不御者李可灼也然而光宗之疾無
文昇或猶可以倖生而却可灼亦難免於必死
者蓋文昇之調護在初而可灼之援救已劇也
善乎吳姓之言曰文昇故投泄藥可灼誤進紅

丸故以藥之補泄相較則大黃之剋過於紅鉛而。以事之早晚相衡則文昇之辜浮於可灼此時。為政府者宜援憲宗柳泌之事純皇李致省之獄論坐文昇薄譴可灼伸嗣主之叫號慰域中之哀痛則其法平矣。而奈何文昇保全可灼蒙賚掩罪為功。一至此乎夫庸醫殺人律應永錮拙工誤治俗魯老拳何嘗疑其別有主使內叢醜毒而情有所激法不得貸獨奈何官車晚出銀幣蚤膺崇德報功義於胡有執筆者不學

無術甚愚鮮量矣。宜諸臣之起而攻之也。夫諸臣以攀髯之忠矢批鱗之奏小雅傷時幾於誹怨嬰兒哭母失其常聲過於鑿激無足怪者。至若以文昇可灼之不慎而即比之王莽之椒酒梁異之煮餅則深文周内下無傷於好盡矣。語云吾黨兩分其過可也。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傳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旨委死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為皇貴妃欽天監擇

九月初六日行乙丑壬事孫朝肅徐世儀御史鄭宗周上書輔臣方從哲請冊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庚午上召閣部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產不育止存一女隨傳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傳皇五子出見辛未上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臣部前奉聖諭上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為皇后皆未告竣宜俟四大禮舉行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卽從該監之請未爲

不可上命如前期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官移任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闈監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爲闈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

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卽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燾掖左勲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卽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卽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燾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卽詣乾清

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棺漣語中官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卽日正位者令中官再傳不允衆皆朝服待命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唾漣不宜阻今日卽位漣恐語錦衣帥駱思恭嚴緹騎內外防護丙子尚書周嘉謨等合跪請選侍移宮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其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

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卽貴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聞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上諭移官已有旨，冊封事旣云尊卑難稱，着禮部再議，給事中

暴謙貞抄奏曰：大寶將登，上有百靈呵護，下有羣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爲？且聞選侍非忠誠愛國者，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終慮始，事屬可已。抄出寢之。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皇長子同宮。王安忿然宣言，且逮楊左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官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漣咤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官，異日封號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科道惠世

楊張潑從東宮門來駭傳今日選侍垂簾逮光斗潑
曰無之已邪選侍尚無移宮意楊漣上言先帝升
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
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
奉駕還宮蓋祖宗之宗社爲重官幃之恩寵爲輕此
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
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爲
名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
今抱痛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
泄以負先帝滉几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跪上漣復
往趨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
無後返東宮理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
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
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皇長子
使人諭漣出命司禮監按盜藏諸侍收李進忠劉遜
等選侍移居仁壽殿己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三十餘年天下側目之際但以篤念皇祖渙然冰釋何不輔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夙有舊恨此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有幼女歔歔情事草木感傷而况我輩臣子乎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

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皇上宜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槩從寬政庶幾煉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於噉鸞官

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
犯事于憲典原非株連卿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
讀諭驚愕具揭封進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
暴其過惡傳之外庭上再論發抄南京御史王允臣
糾從哲曰陛下移宮後發一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
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
十月丁卯噦鸞宮災上諭選侍皇妹俱無恙 十
一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之揭謂其喜樹
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

理布帛菽粟之言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
選侍者猶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
曰至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領選侍以
安之卽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移時驅逐革其已進儀
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
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維經莫訴朝瑞又揭謂繼春
操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
聖德無損爲臣子者同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
之爭而煩左右袒之費詞乎刑部尚書黃克績執

奏鄒穩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末減不
允克繼執奏如初因言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
誠迹似涉於忘父之過必委曲周旋使渾然無跡方
爲大孝因力求罷 十二月乙卯都給事楊漣疏曰
前選侍移宮一事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
今不一昭明將以今日之疑端成他時之實事臣蒙
先帝召見以擊當日情形敢不一語憶先帝范几之
言聞及選侍而再四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選侍忽
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皇后

之言諸臣相顧錯愕夫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於要
挾求封一旦專權在握豈僅僅虛名足稱其意此八
月二十九日事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召諸
臣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於請見一見
卽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有持擬不容入
者臣冒犯忿詈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事也諸臣
哭臨畢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不敢當者
三諸臣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
小臣工共祈皇上卽日登極上傳諭卜期而諸臣皇

皇深以未登極爲危。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籍。在旁窺伺。誰爲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皇上宜歸何宮。臣思選侍推挽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貴寵。乃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而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請。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請。蓋因皇上一

正九五。斷無避宮而又不可同居。至初五日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卽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歸青宮。非理歸乾清。不得尚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卽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卽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

未淨先帝之社稷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蜚語有倡選侍徒跌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瑄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夙夜憂時之士悞收爲一時感慨嘆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瑄此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乘間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寃問只在法司得其平耳於

選侍恩禮何與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快耶况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盡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懇言更於皇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遵愛先

帝之子女當亦聖母所共喜者。疏上下旨褒諭。又特諭廷臣曰：朕冲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澍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

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監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官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宮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殿崩聖母，每使宦者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

聖母之靈奉養以尊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論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言皇上嗣位以來宮禁肅清乃以形跡影響之疑互相紛辨致厯聖懷伏讀聖諭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辟宮景象悽惋危衷宛然在目諸臣徒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也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音官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致生枝節如

聖諭派與照管并毆崩聖母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普天率土俱有同仇之義而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日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外廷臣工比肩事主至分日之日安社稷安選侍臣恐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奏留中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綽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

區之苦心反爲夸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高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維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豈可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惶杌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憂祀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着而已臣蹇窮骯髒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

聖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真覺俯仰皆寬卽不幸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

熹宗天啓元年春二月御史賈繼春直陳其揭之實奉旨切責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祇因痛切先帝急欲効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

之高厚曲爲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上以其疏中無雉經入井二語着再回話。夏四月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蓐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切責落職永不叙用。四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遺命封李選侍爲妃下旨切責先是光宗青宮舊監王安強直不阿選侍魏忠賢旣矯殺之乃盡反其所爲會楊漣上疏劾忠賢二十四罪忠賢益憤六月遂矯上命復議封選侍禮臣林堯俞奏止之不聽竟封李氏爲康妃。

十二月召還御史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夏允彝日庚申一月之內連遭大喪中外洶洶楊漣率衆排闥見東宮卽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自待左光斗遠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楊左卽拉閣臣揭請卽日移宮選侍頗覺皇遽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烈官之應移自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何可詆之爲罪也楊與賈

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倉皇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言至平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寬彌甚卽賈亦心憐之總之東林據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遺乎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樞擊紅丸移宮三

案畧曰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之未封而况於后請之不得而况於自后不如不后而况於爭簾臣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宮者所以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神祖冊立東宮稍遲諸臣羣起而爭之然篤愛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閭邃密乃藉一風癩之張差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無間王之來陞大受同惡相濟開釁骨月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風疾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措

題紅丸誣先帝爲受鳩加從哲以弑逆鄒元標鍾羽
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
壞生平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
典成起乙卯止辛酉魏忠賢矯宸翰弁之

懷宗崇禎元年五月侍講倪元璐上言主挺擊者力
護東官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
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官者弭變幾先爭移官者持
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
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

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
之黨碑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
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
而已假閣豎之權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
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
僞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
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臣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
者則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纂修三
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

選李春暉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
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
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
傳同編。數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
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
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
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斧鑿先懸。姜逢元閣筆一
嘆。朝聞夕逐。楊世英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其於
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時傳書成而獄

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決不下。一不道無將等字。
以傳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
未易可明。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
也。願勅部立將要典。毀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
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形奏牘。則廓然蕩平。上從
之。

